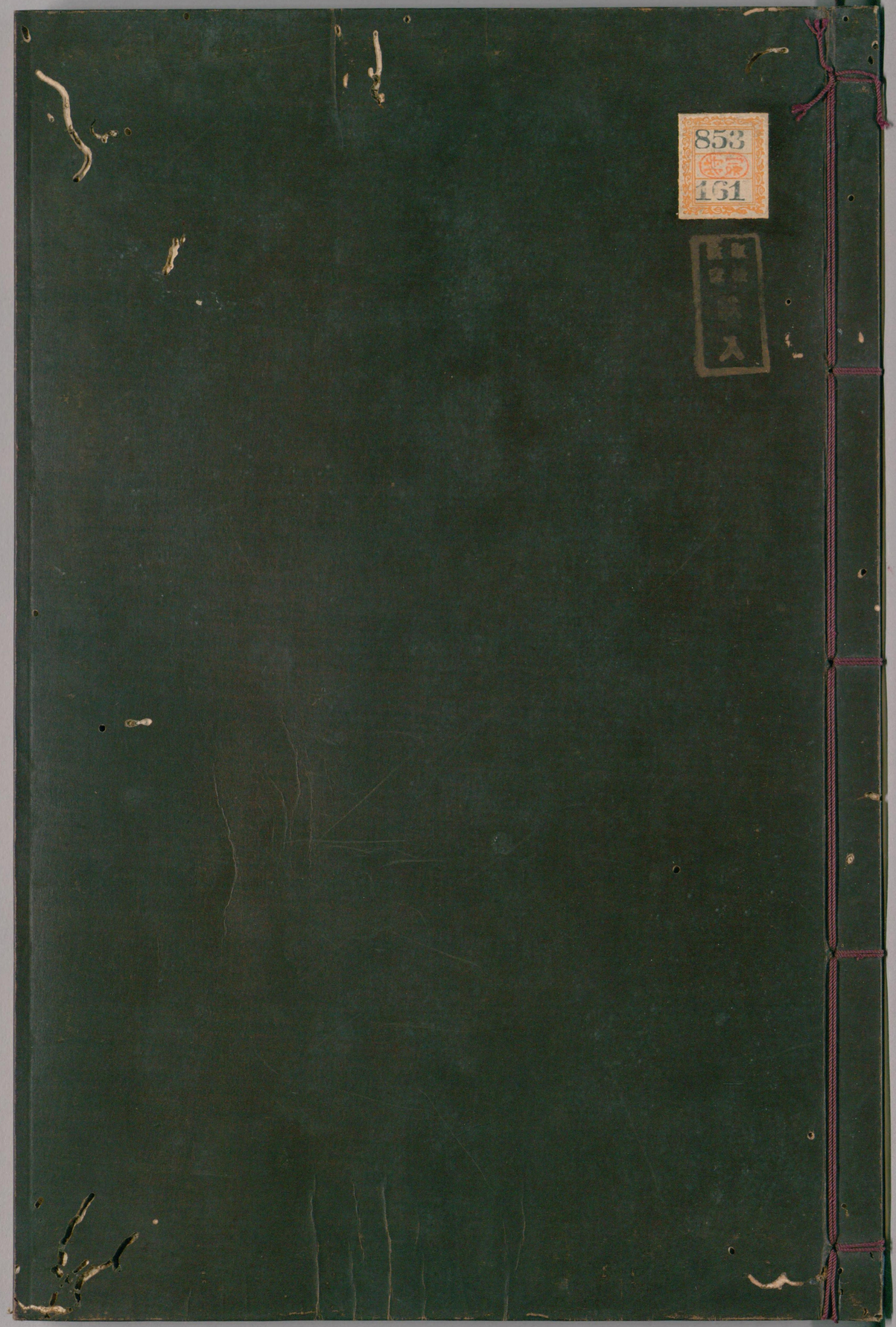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三

昭公五

乙酉　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　齊景三十二　定十四　曹悼八　陳惠十九　蔡昭三　鄭欒元年　秦哀二十一　楚平十三　卒　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汪氏曰〕昭公在外而曾衛宋晉鄭曹滕薛無遣使會葬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附録 左傳 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穀梁傳 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范氏曰 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是崇君之道 杜氏曰 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王氏曰 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 王氏曰 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衛侯出居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于是也

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禮記 坊記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侯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 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 禮記 祭義 天子巡守諸位待于境 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 汪氏曰 凡據土背君曰叛如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之類 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啖氏曰 王者至尊雖

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内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劉氏曰】有天下者固家天下有一國者固家一國上雖失之下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臨川吳氏曰】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蜀杜氏曰】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

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襄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竪躰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死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剃林雍斷其足蹔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于爲反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

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仕居反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雪律反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王氏箋義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其罪咸具矣【茅堂胡氏曰】書公圍成猶言成非昭公所有矣【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陳氏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

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而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爭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境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于他國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嘗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故能圍之猶不能取況能入境而討季氏耶〔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強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俟天聖化也○〔劉氏曰〕穀梁云三圍大公也

非也公失國而圍成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附錄〕〔左傳〕四月單子如晉王城之師于尹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

公敗績

劉師

秋公會齊侯音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音

事又市轉反

〔左傳〕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言晉而言齊故齊侯矯焉之與國也〔王氏曰〕齊盟諸侯納公也而公止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覺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陳氏曰〕此參盟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於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廬陵李氏曰〕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宿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汪氏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鄟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矣顧季氏強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也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

〔附録〕〔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列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傳 周有入無出也

左氏曰晉知音智躒音歷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音班戍周而還音旋 李氏瑾曰 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國爵爲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爲國風之意而景

王寵愛庶孽魚列反弱其世適音適之罪著矣 安定胡氏曰 因狄泉故稱入 孫氏曰 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 陳氏曰 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 東萊呂氏曰 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臨川吳氏曰 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左氏叙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後合依經正之 汪氏曰 成周在王城之東故

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篡然則於王猛何以惜此義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東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頌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頌王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剥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天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穀梁傳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烏故反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疎薄子猛將斷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音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音復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

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何氏曰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朝矣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終始乎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王氏箋義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夫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慕賊逃竄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慕賊之罪亦見矣○劉氏曰左傳云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非也召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爲以子朝奔乎若云召氏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爲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爲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爾召族無盈則卑何以得書乎

附録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稷工賈不變士不濫宮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又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　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　齊景二十三　衛靈二十　蔡昭四

鄭定十五　曹悼九卒　陳惠十五　杞悼三　宋景二　秦哀二十二　吳昭王軫元年　吳僚十二　弑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　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穀梁傳　公在外也　高氏曰　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今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薦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廢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曰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歸之光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去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公之所以安商周汪氏曰伊尹相太甲召公立康王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

〔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病篤召亮曰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閽寺如字又音侍而當國大臣不預焉〔汪氏曰〕如齊豎力易牙立武孟秦趙高立胡亥漢中常侍立順帝唐宦官立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君之類則將焉於虔反用彼相息亮反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問公子光嘗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當如何〔茅堂胡氏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猶稱國以弑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辨者故歸絜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劉氏曰〕僚廢讓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陳氏曰〕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責主名〔臨川吳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光也故稱國弑〔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為夷昧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為是

楚昭殺其大夫郤宛郤〔公穀〕作郄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

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熱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曰不熱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熱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張氏曰】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

○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犂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于偽反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

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太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戍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家氏曰齊景爲鄟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爲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無知以爲魯之休戚無關於己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三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讋內盜之膽也汪氏曰文十五年之盟扈謀討齊商人弑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討此年之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皆廢天討矣春秋序于扈之大夫而

無貶辭蓋以藉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而能踐戍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莊快來奔

公羊傳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范氏曰自此已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爲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徐邈曰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疆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録也春秋所以録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詩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

附録 左傳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淮脂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

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 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杜氏曰 禮君宴大夫使宰為獻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 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汪氏曰 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儔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于此極乎嘻可歎也

附録 左傳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 頃十二 齊 景三十四 衛 靈二十一 蔡 昭五 鄭 定十六卒 曹 聲公野元年 陳 惠十六 杞 悼四 宋 景三 秦 哀二十三 楚 昭二 吳 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杜氏曰】乾侯晉境內邑【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或問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如晉次于乾侯禮宜止于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君阻之而不使之前乎筆之之意安在【茅堂胡氏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于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季氏逐君不待貶而惡自見聖人至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王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眎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畧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嘆哉○【劉氏曰】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附録　左傳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其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　作甯

附録　左傳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戍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戍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戍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戍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比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王氏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附録 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

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　齊景三十五　衛靈二十二　蔡昭六　鄭獻公蠆元年　曹聲一　陳惠十七　杞悼五　宋景四　秦哀二十四　楚昭三　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何氏曰不致以晉者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杜氏曰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何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

遣使疏吏反來唁襄陵許氏曰荀躒唁公也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魯志也故稱來焉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也

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

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儀禮聘禮〕大夫聘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遣使來唁而稱主君〔杜氏曰〕比公於大夫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

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家氏曰〕唁虛禮也茅堂胡氏曰歸唁衛侯婦人之事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春秋書唁譏之也〔汪氏曰〕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爲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奚益哉

〔附録〕〔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歸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求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襄陵許氏曰 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 高氏曰 齊侯比公于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汪氏曰 竊疑意如剛忍兇孛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爲太子是時昭公在外無宗廟朝廷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詣五計反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高氏曰 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附録 左傳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

擾畜龍以服事帝堯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及有
諸鄴川鄴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
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雄各有雌
雄孔甲不能飲而未獲豢龍氏既衰其
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
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
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
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
之失官不食官廢其業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
坻伏辭遷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
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奉木
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
正曰后土后土能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
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
䷌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
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
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

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
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芒龍爲
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
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
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鄆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誅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民逃其上曰潰汪氏曰上失民也孫氏曰季氏專魯民不止輔公故鄆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

廆鄆二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知陵至於潰散豈
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古穫胡化反陷穽才性反之中
其從才用反者又皆艾魚刈反與列同殺其民視如土芥其
下不堪所以潰歟【范氏曰】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
建如此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
之甚【茅堂胡氏曰】鄆本魯邑
蘧改過以補前行下孟反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
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晝齋人取鄆而居昭公
言鄆非魯地也又書鄆潰則民之不與昭公可知
皆深罪昭公之意【高氏曰】昭公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汪氏曰】或謂意如間昭公於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

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
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
去也燕樂教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涿齒共
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
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彊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
公不若齊人之思湣王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
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
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録【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賤晉國
一鼓鐵以鑄刑鼎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
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
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
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
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
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晉國之乱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
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己丑　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一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何氏曰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

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陸氏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劉氏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今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爲吾君也薛氏曰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於鄆稱居於乾侯稱在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常山劉氏曰君失其居在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

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扶又反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范氏祖禹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劉氏曰】左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君在境內則猶君也是以不歲首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謂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爲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徵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公身而已【汪氏曰】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爲季宿憚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爲意如所遂越在他境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須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須朔于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

須音傾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橋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汪氏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主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威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

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陳氏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陳氏曰】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溫子矣

【附録】【左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者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內外也【杜氏曰】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子適
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
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
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
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命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
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
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
有異心【杜氏曰】適歷晉地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
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
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
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

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
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
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
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
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
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音現）者也得春秋
所書之意矣【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
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
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
故文公在晉敖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

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後爲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永嘉呂氏曰】昭公在外託於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嘆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愬一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爲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爲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爲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爲唇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爲以欺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種謝過以示憂慼則其姦譎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攜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贊公不得歸【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陸氏曰】在晉地故不言來【吳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言故荀躒唁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從意如之意得通乎君矣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疆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而已

○秋葬薛獻公

【附録】【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邪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也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陰危大

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土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
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質九焉是以春秋書齊
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逆無禮其善志也故
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
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文何以無邾
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
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
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
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
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
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
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
有鮑廣公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
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
訴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
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
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

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
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
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
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
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
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
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
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
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
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
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
【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
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杜氏曰】黑肱邾大
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襄陵許氏曰】邾快
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劉氏曰】公羊
云通濫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
之外而通叛君之黑肱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唐陳

氏曰不曰邾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汪氏曰二傳皆云邾黑肱而公穀經文不係邾者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別乎邾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邾乎苟別於邾而自為國又何為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邾黑肱故啖趙纂例從之亦加邾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坊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為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下之地而黑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為奔於諸侯邪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左傳又何以皆稱濫為邾地邪廬陵李氏曰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衛縶下注獨黑肱不繫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邾也注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不係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二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据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嬴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辛卯　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　齊景三十八　衛靈二十五　蔡昭九　鄭獻四　曹聲五　陳惠二十　杞悼六　宋景七　秦哀二十七　楚昭六　吳闔廬五

春王王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薛氏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劉氏曰左傳之說非也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不知春秋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復以何事為解乎

取闞

公羊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蜀杜氏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臨川吳氏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家氏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杜氏曰公羊云不繫邾婁諱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以為邾邑而諱亟抑何謬邪廬陵李氏曰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著其微弱也闞魯微邑此說疑得之公羊以為邾邑者非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薛氏曰越自楚虔伐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夷狄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定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衛靈世叔申鄭獻國參曹聲人莒郊人薛襄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

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委人穀有邾人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杜氏曰德及遠今至於城王都可以

不書乎【汪氏曰】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況天子以四海為家而動天下之衆以築千雉之城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之地亦可嘆也故不貶大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之也【茅堂胡氏曰】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無所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辭平而不復【呂氏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張氏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高郵孫氏曰】不書京師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為國風之意【臨川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

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畱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陳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如隱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二年十六年獻捷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之亦不書襄二十四年城之猶不書也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王使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薛氏曰】成周京師之所在也王之所都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謂之王室其實皆京師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之專恣也【塗氏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

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
盛時之美事然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
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訓列國之城成周
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辭氏陳氏重貶
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
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
室善之大者也書城
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
既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
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
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
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
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偶故天有
三辰地有五行物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

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
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
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
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
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
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
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
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
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側界反仲所逐
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衍苦旦反為孫寧所逐
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通回之友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扶又反得也魯自季友受賈音秘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乎也汪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矣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

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汪氏曰跋扈猶彊梁也詩疏中橫自恣之貌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闔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孟子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劉氏曰昭公七年於外二齊晉不能討意如而伐異皆爲季氏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如攝祭而不敢慕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汪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一晉之基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秉彝於責昭公而畧無一語責意

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疆臣而為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啓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沒于外或弑或非弑何以辨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弑公可見矣內弑君則不書葬矣【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国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慼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国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年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王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国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国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声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三終

1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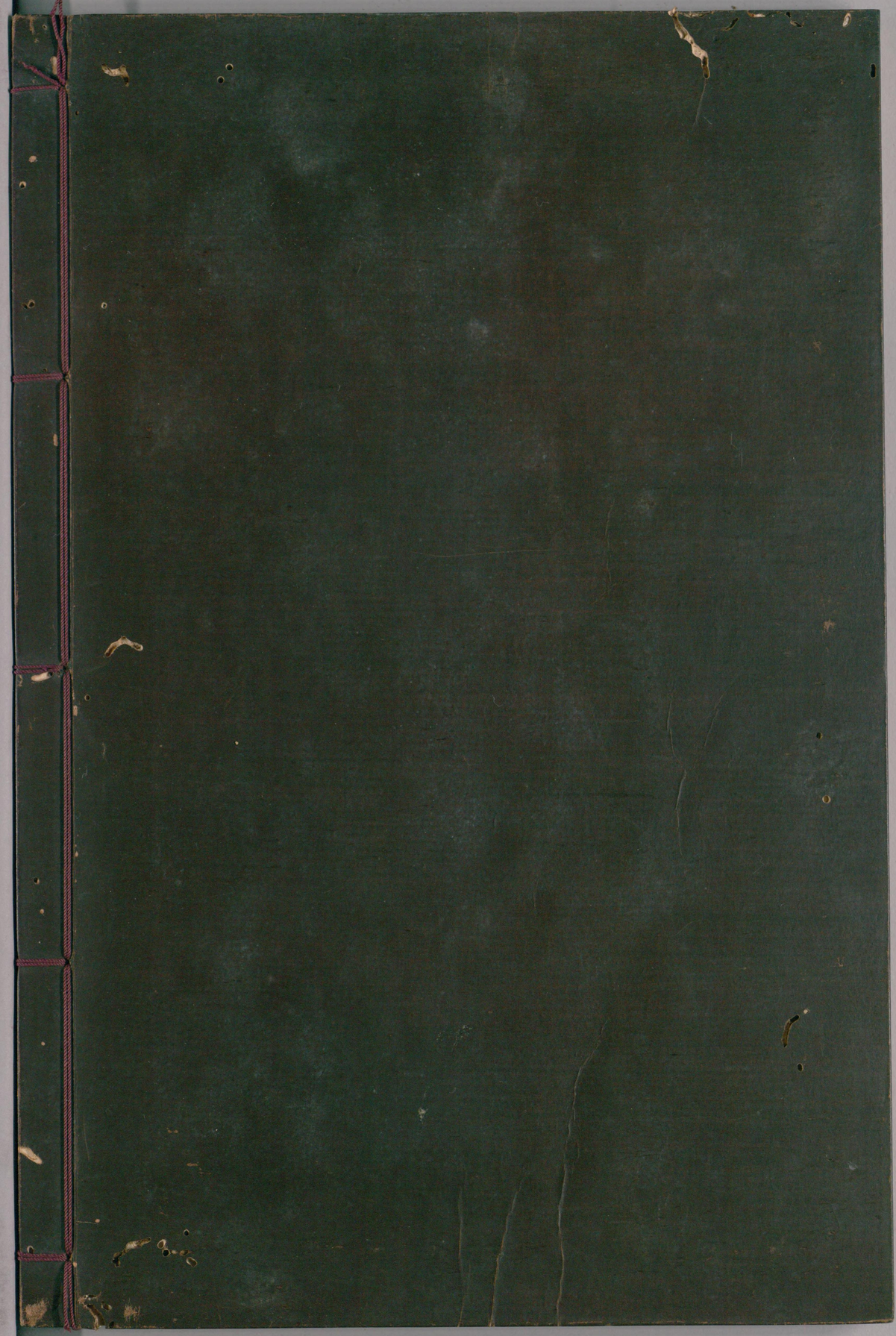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